

# 魂牵梦萦乡土情

◆张门环

·散文·

闲来无事,在网上刷到这样一个视频:一对英国父子在我国北方农村,无意间进入一户独居老人家,受到老人热情招待。视频不长,这对父子在老人收拾得干净利落的院子里参观了他养的蜜蜂。面对两个外国人,老人一点没觉得陌生,端上大碗泡着的茶水,洗净刚从园子里采摘的自己种养的樱桃、甜杏、黄瓜,热情地招待来自远方的陌生客人。来自万里之外的英国父子十分惊讶,不是因为这翠柳环绕、碧竹耸立、万花簇拥的农村小院,而是因为老人的友善与淳朴。老人领第一次见面的陌生外国人回家,打开盖着层层防护的蜂箱,拿出一块块蜂群涌动的蜂巢,不厌其烦地展示着最原始的养蜂方式;在不大的屋子里拿起摆在一角的已逝的妻子照片,呵呵笑着,语言不通地介绍着自己的妻子;还用老旧的老人机给朋友逐个打电话,说自己家里来了外国客人,喊他们过来,一起乐呵乐呵。

视频并没有经过特别的修饰加工,只是简单直观地呈现了一个北方农村独居老人的真实面貌,视频的拍摄地点是山西省运城市绛县。

运城,古称“河东”。绛县是尧王故里、晋之古都、周勃封地,因公元前541年晋平公设置“绛县”,素有“天下第一县”之称,是我生于斯长于斯、魂牵梦萦的家乡。

其实,说起来很惭愧,对于这片我人生第一眼看见的世界——生我育我的乡土,在很多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和厚重。新世纪两千年初,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仗着年少气盛,我横心咬牙,无奈扬手,托着娇妻幼子不忍的眼泪离土别乡,万里投荒,谋生异域,出门闯世界。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飘飞的蒲公英。“岭外音书断,终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我竟成了“异乡人”。二十年来,尽管乡土情、家乡梦时时追随着我,却总是被四处奔波、老年打拼的现实湮没得朦朦胧胧。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中情味,乡土情结,第一次让我心灵触动感受至深的还是几年前,在我打拼创业多年的

江南某市的一个饭局上。那次饭局上,在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里,有那么一个二十出头、看着年轻得不太搭调的小伙,是个选调生。他一头秀发,长得白净,带着一副眼镜,文气儒雅,正襟危坐。偶尔被问到话,便带着北方口音,字正腔圆地回答。在除了我乡音无改以外其他一群操着南方口音的大人里面,显得十分独特又格格不入。

我禁不住好奇,问他是哪里人,他带着一些腼腆,介绍自己是北方人,老家山西晋南。啊!“他乡遇故知”,竟是一位家乡的客人。

他似乎看出我的迷茫,细致地介绍起来,说到地理位置、人口数量,侃侃而谈,一扫之前的局促拘谨。他看着文弱,全然不像印象中的北方人粗野豪放,倒有着一些江南书生气息,但是话语间,还是可以感受到他骨子里与生俱来北方人的爽朗与豪情。他声情并茂地讲着我们的家乡,大到黄河腾涌,小到鲤鱼跳龙门;前有后土圣母、女娲补穹隆,后有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古从董父豢龙、晋文公兴经,今到关帝仁勇、两司马写史;以及现代的绛州鼓乐、蒲州梆子、临猗眉户、万荣笑话、澄泥绛砚,真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三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八百年看北京,三千年看西安,五千年看山西,山西看晋南。满座听得目瞪口呆、惊讶不已。

这就是我的家乡么?文化密度、历史底蕴,伟大而厚重,不愧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竟是这样波澜壮阔、动人心魄、荡气回肠,让我既深感自豪,又敬佩不已。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在大家的神奇啧啧称赞中,我急切地催促道:“你继续说,继续说。”当他得知我也是离家多年的同乡时,激动不已,继续娓娓道来。那块不同于江南地界风雅秀美的黄土地上,天高云阔,丘壑纵横,但并不是大家想的黄土连天,也有成片绿地、金色庄稼、漫山红叶。他从小长在县城,不过童年最大的趣事就是每年夏天去他太姥爷家的窑洞过暑假,下雨的傍晚,在积着浑黄泥水的水坑里玩泥巴,赶着羊群,从这一个坡爬到另一个坡。山西的黄土竟让席间所有人听得津津有味,一番介

绍后,小伙又沉静下来,恢复了之前的拘谨姿态。有人逗他,说他长相白净,不像北方人,是不是也更喜欢南方姑娘?他笑笑不语。我便问他来了南方,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他沉默了一会儿,憋红了脸说了一句,“不习惯南方人太爱洗澡。”这话逗乐了所有在场的人。

散席了,小伙依旧涨红着脸,语气却非常诚恳地对我说:“老师,以后要是您回家乡了,我一定好好招待您!”

这已是多年之前的事,但那句“不习惯南方人太爱洗澡”的话,我一直记着。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深知个中的涵义。

家乡,离我不远也不近。说远,一两个钟头的车程;说近,但却感到咫尺天涯。从那以后,我的思乡之念归乡之意更加执着,愈来愈强烈,时常找着各种理由奔回家乡。

今年春末夏初,应好友邀约,我再次回到家乡。虽然我始终没有机会再见到当年那个小同乡,但我一次次都是循着他之所说,用我滚烫的热血和真挚的情感去感受这片生我育我的土地,尽情地沿着历史的轨迹,踩着祖先的脚印,领略着晋南大地这独有的壮美的靓丽风光。

车子开过奔腾的母亲河,从中条山西端翻过,便拥入了绵延的黄土岭,高高低低,似是没有尽头。往远处看,是一层一层覆盖着黄绿植被的梯田;再往尽头,就是与黄土融为一体的高阔的天,这天像是也覆了一层薄薄的黄土。友人说,现在正是风沙大的时候,要是再过两个月来,天空蔚蓝高远,又是另一番景象。

经过一个村落,友人带着我下车前行。下车立定,我站在宽厚结实的黄土地上,举头仰空,长长地舒展双臂,轻轻地合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熟悉的久违了的黄土高原独有的气息,久久舍不得呼出,生怕一张口这沁人心扉的气息离我远去,就再也不会回来。

刚进村口,并没有见到我想象中的窑洞,更多的是一排排连起来的平房,灰黄色砖块堆砌起来的外墙,也覆着黄土,同这昏黄的背景融为一体。再往里走,见到了有些

破败的看似废弃的窑洞,一些砖块零落地掉在地上,但是原先的拱形大门看着依旧气派。这些衰败的、被遗弃的旧窑洞,在一年一度的风沙冲洗下变得沧桑破碎,我始终没有见到那个小伙口中属于他童年乐土的窑洞。在村里走走停停,看到几个老人,背靠着大石块,抽着烟,有两个头上扎着羊肚毛巾,虽在电视里见过许多,但亲眼看着依旧新鲜。老人操着浓重的口音,问我们从哪里来,我笑笑,答他,“我从南方回来。”老人没听明白,友人又用方言回他。

老人听了,张嘴笑得舒展,脸上的笑纹就像这黄土高原上纵横的沟壑,粗犷沧桑。

我们又踏上归途,看着渐渐沉下的暮色,把身后的村庄罩住,只有秃着的树在一片暮色中张牙舞爪,将隐隐可见的灰橙色的落日钩住。

窑洞,奔腾呼啸的黄河,黄土高原这片土地在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显得和它的色彩一样,昏黄老旧。然而,我依旧会想起多年前那个小同乡,他神采飞扬地讲述着我们的家乡,雄浑粗犷、深沉厚重、古老沧桑。

我也记得我问他,你现在在南方发展得好,还回老家吗?

他简单却又肯定地回答我:“回去!”

他并不曾是我的学生,可是每逢节日,依旧会发信息送上祝福。有一年冬天,他给我传了张照片,照片上是被茫茫白雪覆盖的大地,远处是在雪下依旧清晰可见的黄色山坡,一片苍茫,附文“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我始终明白,令我起敬的不仅仅是他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如同黄土高原一般深厚辽阔,还有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晋南这片土地上黄土人特有的淳朴、豪迈和豁达。那种深入到骨髓的率性和坚强,不正是华夏祖先哺育的这块黄土地所要诠释的精神和灵魂吗?

我想,并不仅是他,还有我,包括每一个被这条母亲河千年万年冲刷出来的土地上的人,都无法割舍它的爱与孕育。

该文发表于《火花》2021年第10期

·散文·

## 家有公爹

◆魏晓玲

清楚地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一天早上,有个穿旧公安服的老人来单位上下打量我,后来这个人就成了我的公爹。

公爹冉德山祖籍晋东南阳城,本姓袁,三岁丧母,十一岁丧父,没办法,在庙里扫地劈柴,换得一碗饭吃,后碰到好心的养父,被收为义子,随义父冉姓。养父母对他疼爱有加,那时的公公虽未成年,却很懂得孝顺,家里种田的所有力气活全靠他了,很得二老欢心。养母去世早,养父后来经人介绍娶了张氏。

公爹家住紫金山下北步康村,16岁上当兵,在部队历练了三年。他的义父在招待所工作,擅长厨艺,风华正茂的他跟着义父学了许多技能,此后去县公安局做专职厨师。成家后,因为家中五个子女,拖累大,曾返乡务农三年,常为周边村子过红白喜事的人家帮忙。因为公爹干净利落、厨艺出名,再次被公安局请去上班。一位合格的厨师,无论是食材选配,还是临灶烹调,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体力、智力和较强的耐受力,往往是上班走在人前,下班落在人后;做在人前,吃在人后。工作一旦开始,要反应敏捷,精力充沛。公爹的个性很要强,各单位比拼卫生,都必去公安局参观。

公爹凭着每月200多元的工资和风里来雨里去的摆摊经营,经过几年的打拼,硬是把我们结婚时的上万元债务一桩一桩还清。

晚年,他赋闲在家,常有老领导不时带着米面、食油登门看望。公爹笑呵呵地

和他们拉着闲话,聊着他们的青春过往,幸福喜悦写在脸上。那些年,每当婆家姐妹们来看公爹公妈,公爹总是闲不住,亲自当大厨。我是儿媳,自家人,就在旁边打杂。公爹弄好几个蒸碗,接二连三做出好几样炒菜,我这个打杂的都累得够呛,年迈的公爹却乐此不疲。慢慢地,孩子们也学会打杂,我们照着老人家的样子做饭菜,姐姐们也争着洗洗涮涮。

公爹头脑睿智,很懂得一碗水端平的道理,也常问起我的丈夫、他的小儿子:“攒了多少钱,娶媳妇够不够花?”

公爹也时常接济街坊邻居,谁家有事张口借钱,尽力相帮。邻家有红白喜事总是随叫随到,一帮忙就是好几天。有几次,患失忆症的婆婆走失,全村乡亲自发地不分白天黑夜去寻找,令我们全家十分感动。园里的小树苗要栽种,一些杂活、琐事忙不过来,邻居们也总是不请自到、跑前跑后。

公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晚辈。孩他爸给村里居住的二老送去了沙发和柜子;哥嫂把老屋占地儿的锅头拆除后,墙壁打扫得干干净净;婆家姐也都时常来给老人洗衣擦身,把床上的被褥换洗一新;嫂子更是变着花样做饭;婆家哥哥退休后专门在家陪着老爸。闲暇时,我也曾带公爹去影院看大戏;驾车去闻喜看热闹,狮子滚绣球,看马戏团的猴子抓耳挠腮的表演……孙辈也都个个孝顺老人,农忙时帮着做活,有空时拉上老人进城购物洗澡……也正是在公爹的教育和影

响下,我家儿子东东大学毕业后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表现不俗,今春新冠疫情爆发后,东东组织义工小分队,早起晚睡,东奔西走,为禁足居家的市民、乡亲指导网购,上门服务。

公婆含辛茹苦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子女中间,有当公务员的,有做个体户的,孙辈里有大学生,有个体创业者,还有几个上班族,都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进入晚年的公爹,自感脾气倔强,不想累及任何人,从不住儿女家,坚守自家的老屋。半是青砖半是土坯的房子,有着老人太多的记忆和不舍。说起来,他在外住的最多的还是我家。那年冬季,让我哄着厉害着,强呆了一个月,又坚持回到他那久住的老屋。他牵挂老屋的小狗小猫,更留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街坊四邻。

孩子一岁半时,在娘家妈再三督促下,我开始盖房。公爹帮忙在工地起早贪黑地干杂活,婆婆捎来家里的手工馒头。两位老人和姐姐们还尽其所能,拿出他们的体己钱帮助我们。

记不清有多少回,公爹让我们享用他亲自劳作打下的黄豆、磨好的小麦面、玉米面。小院的紫红色豆角,一袋子一袋子地让婆婆给送来。孩子由公爹公婆照看的日子,开心地在村里的大火炕上玩积木,晚上在婆婆的搂抱中进入梦乡。公爹给买的玩具手枪成了孩子的忠实护卫,那一摔就响的小炮是孩子的最爱。公爹公婆听着孩子摔炮的声响,心里乐开了花。

耄耋之年的公爹依然挂念着田间地头。闲暇时,他会让我开车带他去看地里的庄稼,虽然自家的几亩地早已承包给人家。无事可做时,他便串门聊天,打打麻将。有时玩得忘乎所以,像个受罚的孩子,被婆婆夜半锁门不让进家。

公爹80岁那年,花4万多元在家里盖了东房。公爹身体一向很好,除了偶尔吃点小药,并无大碍,有点小积蓄,还补贴儿女、孙辈们结婚建房、重孙们上大学用,三千五千的,尽显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公爹晚年80多岁了,还常叫我们陪他一起去几十里外的曲沃,看望小他几岁的继母。他亲切地叫她“妈”,并给她钱花,以此报答养育之恩。

已是92岁高龄的公爹记忆力非常好,耳朵虽有点背,但头发乌黑,常问工资多少,加了没加。每天早上6点出来走一段路,其它时候则卧床静养;晚上,总是按时看电视新闻和天气预报。他坚持住老宅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儿女们去看他方便。冬天,公爹每天都会用手指摩擦那黑色的铁桶,也许这样能养生,他没解释过,我们也没好意思问。

家有一老,胜过一宝。有一次,公爹说,算卦的说他能活76岁,他好奇自己竟然活到90多。他常常掐指计算他的孙子啥时娶媳妇,盘算孙女、重孙啥时上大学。我不失时机地让他看手机里孙媳妇的照片,老人会哈哈地笑一阵子。